

中国当代文学名著丛书

齐向东 译

杨柳风



海南出版社



大凤凰 26
青少年文库

少年小说译丛

火凤凰青少年文库◇少年小说译丛 26

杨柳风

「英」肯尼斯·格雷厄姆 原著

乔向东 译

海南出版社

《火凤凰青少年文库·少年小说译丛》

杨柳风

[英]肯尼斯·格雷厄姆 著 乔向东 译

责任编辑:朱作霖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103, 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2号)

山东省新华书店图书音像批销中心经销

山东省莱芜市印刷厂印刷

1997年9月第一版 199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mm 1/32 印张:39

字数:780千字 印数:1~15682

ISBN7-80590-154-6/Z·53

全辑六册总定价:47.00元

《火凤凰青少年文库》总序

我为什么要为青少年编书

◆陈思和

记得在“文革”的年月里，我在上海杨浦区的一所不著名的中学里混着，那时学校里提出要“复课闹革命”，可是也没有正儿八经的课可以上，同学们到教室里去坐一坐，聊一聊，已经算是很好的学生了。可是在地下，同学之间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图书，都是一些被撕了封面、插图上打了叉叉的破旧小说，还有手抄本。这些书在我们手里传来传去，囫圇吞枣地被议论着，消化着，从这里我开始知道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大仲马和巴金。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有男同学也有女同学）每天放学后就聚在一起，有时在操场上，有时在马路边，交流着刚刚看过的“资产阶级小说”的体会。现在想起来那些交流都近于胡说八道，可我们却谈得出神入化、如痴如醉，直到天全黑了才恋恋不舍地分手回家，然后匆匆吃过晚饭又进入下一轮

的阅读。我对文学和历史的兴趣，大约就是这样形成的。以后，由读文学作品慢慢发展到阅读各种文史著作，记得在1969年时我借到一本焦循的《孟子正义》，我那时因读毛泽东的诗词，对繁体字直排本都有相当的兴趣，于是也不管读得懂读不懂，竟一字一句地抄了几个月，成为我收藏的第一本手抄本。

就是这样开始的，在那个不提倡读书的年代里，我对学习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十四五岁的少年一切都在迅速地长大，身体在发育成长，欲望在不断滋生，心智也渐渐地成熟。过去只觉得是懵里懵懂地一天天打发日子，可是到了那个时候，一种强烈的时间感会刺激你、追逼你、让你感到空虚和焦虑。那时学校里根本学不到知识，可是我心里却紧张地感受到自己的年龄在一天天长，要变成“大人”了。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大人应该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可是我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的无知无能。这种随年龄一天天增强的内心恐惧，只有靠拼命地求知才能把它抵消。前些日子我找旧东西时无意翻到一张当年的个人学习计划，第一句就写着自勉的话：我不能辜负自己的年龄。意思就是说，我不能让年龄白白地增长。于是我到处借来“文革”前中学各年级的课本，语文、数学、英语等等，几乎是见到什么就自学什么，连化学也自修到二年级，后来因为没条件自己做实验，才不得不停止学习。

大约就在那段时间里，我借到一套50年代的高中文学

课本。现在中学里只有语文课本，可我借到的确是“文学”课本，一共四册，第一册是先秦两汉文学，第二册是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文学，第三册是元明清文学，第四册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第一篇课文是《诗经》的《关雎》，最后一篇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片断，中国文学的代表作品都被选进去了；而且每一单元都有时代概述和文学史概述，每篇作品都有详细的注解，虽说是作品选，却给了你一个完整的文学史知识。后来我读大学中文系，上过专业的文学史课程，也读过各种文学作品的选本，知识面是扩大了许多，但对我影响最深，并成为我的文学史知识的基本功底的，仍然是那一套高中文学课本。可惜这套书后来不知流失到谁的手里，近几年来我愈来愈怀念这套课本，曾多方打听当年编选教材的情况。偶然在一次学生作文评奖的活动中遇到一位著名特级语文教师，我说起这套教材时她也深有同感，她告诉我这套教材是50年代教育改革时编的，但不久又被改掉了。她有一句话对我很有启发，她说，把文学作品仅仅作为语文教材是不够的，中学生的许多想象力就是靠文学艺术才激发起来的。是啊，读文学作品，当然应该弄清楚语词的含义和文法的规律，但更应该的是通过阅读，获得一种少年男女对美的感受，不仅是语言艺术的美感，还有透过语言艺术来获得人类几千年来代代相传的美好心灵美好感情的特殊感受。这是靠心灵对心灵的呼唤，靠感情对感情的激发，靠智慧对智慧的启迪，决不是简单的几句概念和几条定

律所能传授的。那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说她自己正是靠读文学作品成长为语文教师的，这也让我想起自己的成长经历，在失学的年代里唯一能照亮我的心灵的就是靠阅读大量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文学作品。我今天能够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不能不对滋养我心灵成长的文学作品怀有深深的感激。

我想少年男女的成长道路上必然会面对三个世界：现实世界、知识世界和心灵世界。现实世界就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包括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我们通过生活实践来逐步了解它；知识世界是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文化科学知识，这些知识我们不可能都从实践中获得，所以需要通过教育来掌握；心灵世界最复杂，它包括个人的思想感情、道德品质、人格精神，也包括一些稍纵即逝的心理因素，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不能了解自己的心灵，或者无法面对自己的心灵，而文学，是指引我们进入自己内心世界的最初向导，以后还可能通过文史哲学来求得。如果一个人生活很优越，知识也很丰富，但对自己的心灵世界却一无所知，这个人不能算是一个高尚的、健全的、丰富的、坚强的人，也不能成为一个有魅力的人。现在少年男女的生活学习条件与我在中学“混”的时期相比，无论生活条件还是学校教育制度，都不知要好多少倍，但是，心灵世界是否也很丰满呢？我常常接触一些同龄朋友，他们跟我一样在“文革”中度过青少年时期，没有机会受到良好教育，后来

也没有机会靠自学来发展自己，就这样平平庸庸地人到中年了，他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多读书，读好书，去实现自己已经无法实现的人生理想。为了达到这一人生最后心愿，他们为自己的孩子安排了繁重的学习任务，除了学校里正常上课以外，晚上请家教，休息天上业余学校补课等等，孩子的作息时间被安排得密密麻麻。这些孩子的生活条件都不错，功课多少也能长进一些，可是他们却失去了游戏的时间，幻想的时间，看闲书的时间，与其他同学交流的时间，甚至也没有了发泄青少年特有的苦恼的机会和时间。有一次我告诉一个孩子，我小时候经常爬在一棵桃树上，仰着脸，一面背书，一面看着天空怎么变换颜色。这位孩子像听神话一样，惊奇地问：什么是桃树？你怎么能爬上去？天空有什么看头？你妈妈不骂你？你为什么不做作业？这一连串的问题使我感到无从回答。

每每我将这种忧虑告诉那些做父母的朋友，他们大都同情我的说法，但又觉得现在的孩子学习不自觉，根本不能对他们放任自流。我没有从事过青少年教育工作，不知我的那些经验和想法是否都浪漫得过了头，但我总是不服气地想，你们根本不给孩子一些放松的机会，又怎么能知道他们学习不自觉呢？从青少年的全面成长角度说，无论如何应该给孩子一些自由的空间，让他们有时间和有条件面对自己的心灵世界，来逐渐地认识它和丰富它。所以我想为青少年编辑这套“火凤凰青少年文库”，就是想做这个尝试——替孩子们争取一点

课外阅读时间和提供一个小小的阅读空间,让孩子存放自己的感情和心灵。现在为青少年编的书有许多,可能各有各的特点。我对这套丛书的设计很简单,一是请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为青少年编写普及读物,把我国的优秀文化遗产陆续介绍给青少年读者,让正在逐渐接受现实世界和知识世界的少年男女,将自己的心灵蓓蕾直接栽到人类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上,使心灵之花得以健康开放;二是为青少年读者提供一批有价值、可以经常放在书架上和床头边,像是一个好朋友一样随时可以交流心灵的读物。外国有类图书,叫作家庭常备读物,但不是那种家庭卫生、食谱之类的实用工具书,更不是为了应付考试的参考书,而是一些好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少年读的小说。也就是说这类作品可供家庭里的一代代成员读下去,父母读过的书,还可以保留给孩子读,再留给孙子读……永远不会过时。我把这套书取名为“青少年文库”,也就是这个意思。

前几年我编辑了“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和“火凤凰文库”。两套丛书,一套是以博士生和青年学者为主的批评文集,一套是以著名学者、作家为主的纪实体散文,出版后都受到了大学生、研究生和广大读者的欢迎。现在我用“火凤凰”这个美丽的象征作为礼物送给广大青少年朋友,希望青年一代真的像火中的凤凰那样绚丽灿烂,凌空而上,成为真正无愧于我们这个世界的新一代。

1997年2月4日于上海黑水斋

译序

初次读《杨柳风》(The Wind in the Willows)时,我已19岁,大学二年级。好在知堂先生说这本书“的确是20世纪儿童(1岁到25岁)文学的佳作……它没有同爱丽丝那样好玩,但是另有一种诗趣。”(据《看云集》,1932)

在我的心目中,这是一本关于家园的最好的书。故事一开始,春天的气息使鼹鼠骚动不宁,于是他离开地底下的家去漫游大世界;故事结束时,满世界惹是生非的蛤蟆终于回到祖上传下来的蛤蟆宫里,体面地作他的绅士,他原本就是绅士。世人皆是远游人,为的是患上思乡病。弱柳、芦苇构成一片温情天地,字里行间,耽爱和温和的微讽融为一体,正因为这一点,这如卡通一般美丽的童话故事竟传达出至为素朴、单纯、明朗的信念:对生活 and 家园的忠诚,就如河鼠忠诚于他那日夜流淌不息的老河。童话故事天真的奇想,不可思议地支撑起厚重的人类情感,包含着不少缺憾的生活一旦直接呈现面前,竟是如此欢愉。

但是书的作者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th Grahame)的一生却很不幸。格雷厄姆1895年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5岁丧母,他寄居在英格兰伯克郡的祖母家,住在泰晤士河边

一幢破旧的大房子里。他没能入读梦寐以求的牛津大学，亲戚们安排他进英格兰银行（The Bank of England）工作。他一生的两大爱好是：创作及对大自然的热爱和研究。他40岁结婚，婚姻并不美满。他有了一个儿子 Alastair（生于1900年），儿子上床睡觉前喜欢听故事，格雷厄姆在1904年的某个夜晚开始对他讲述一个关于蛤蟆、河鼠、鼩鼱、獾的连续故事。几年后，儿子离开家庭，他将这个故事中的一部分记录下来，最终就成了《杨柳风》，1908年出版，并成为一部经典作品。同年，他离开银行，大部分时间在旅行中度过，独自一人周游各处。1920年，Alastair死了。1932年，肯尼斯·格雷厄姆去世。除《杨柳风》外，他还留下两本书：《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1895）和《做梦的日子》（Dream Days, 1898），深为英美不同年龄的人喜爱。

我着手翻译时，离初次读《杨柳风》已经有7年时间了，仍然一如既往地深爱这优美的故事。当初很为《杨柳风》没能像《爱丽丝漫游奇境》一样在中国广为流传而深感遗憾，如今这遗憾已随时光流逝而消散，毕竟只有成长和变迁才能证实衷爱植根心灵深处，才能更多地理解心灵契合的价值。本书根据美国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之 Bantam Classic Edition（《短脚鸡经典》，1982年版）译出。非常感谢陈思和教授提供这次机会，使我能再次和可爱的动物们共游古老河岸。新的遗憾接踵而至：拙笔很难传达出原著充满浓郁诗情的神韵。

1994年1月27日于上海

目录

译序·····	(1)
一、河岸·····	(1)
二、大路·····	(14)
三、野林·····	(28)
四、獾先生·····	(40)
五、温馨住宅·····	(53)
六、蛤蟆先生·····	(69)
七、黎明门前的笛手·····	(82)
八、蛤蟆历险·····	(93)
九、皆是远游人·····	(106)
十、蛤蟆的第二次历险·····	(123)
十一、蛤蟆的眼泪像夏天的暴风雨来去匆匆·····	(140)
十二、英雄归来·····	(157)

① 河岸

整个早晨，鼯鼠都呆在自己的小屋里忙着大扫除。他用扫帚扫，又用掸子掸；一会儿爬上梯子，一会儿跑上土阶，一会儿又站到椅子上；一只手拎着桶白粉浆，另一只手拿着刷子。灰尘落进了喉咙里，落进了眼睛里，白浆溅满了他黑黑的皮毛；背也疼了，手也酸了。春天的气息弥漫了空中地下，钻进了他又短又阴暗的小屋，引得他骚动不宁，撩起一股莫名的渴望。迟疑了一小会儿，他突然把刷子扔在地上：“真烦！呸！该死的大扫除！”不等穿上外套，他就跑出了房间。地面上似乎有什么东西正急急忙忙地叫他，他跑上又陡又窄的小隧道，那是他回答马车道上喊声的地方，碎石铺成的马车道属于那些离阳光和空气更近的动物。他不停掏着土，不停地刮、扒、抓，不停地抓、扒、刮，忙忙碌碌地干着活儿，一边自言自语：“上去！上去！”终于，“砰”地一声，大鼻子伸进了阳光中，他滚进了暖暖的青草丛中。

“棒极了！”他自言自语道，“这可比粉刷房间妙多了！”暖烘烘的阳光照在他厚厚的皮毛上，柔柔的风拂过他发热的额头。他在地洞里隐居的时间太长了，快乐小鸟的鸣唱落在她迟钝的耳边，像似大声喊叫。不用大扫除了，他撒开四条

脚，满怀生活的快乐、春天的欢欣，穿过草地，一直跑到远处的矮树篱旁边。

“站住！”一只老兔子站在沟边喝道，“留下六便士买路钱！”紧接着他又被不耐烦、轻蔑的鼯鼠吓了一跳。鼯鼠不慌不忙沿着矮树篱大步朝前走，一边取笑着急急忙忙从洞里钻出来瞧热闹的兔子，不停地打趣着：“洋葱酱！洋葱酱！”没等他们想出一句得意的回话，他就走过去了。兔子们互相抱怨起来：“你真笨！干么不告诉他……”“喂，为什么你不说……”“你本来可以提醒他……”等等，就像平常的情形一样，当然已经晚了，事情总是这样。

一切都那么美妙，仿佛不真实。鼯鼠在草地上东游西逛，他时而沿着矮树篱信步而行，时而跳过矮树丛；处处都有鸟儿筑巢、花儿含苞、树叶儿“沙沙”，一切都显得快乐、向上、忙忙碌碌。他心里没有感到一点点不安，也没有“粉刷”的声音在叫，他只觉得满心喜欢：在忙忙碌碌的动物中做一只懒惰的狗！假日里最美妙的时光不是自己好好休息，而是在一旁看着伙伴们忙里忙外。

他觉得太幸福了，漫无目的地闲逛着。突然，他在一条宽宽满满的河边停住了。一生中还未见过河——这光滑、丰满、起伏不定的动物，一路欢笑一路奔跑，“汨汨”地抓住浮萍，随即又轻笑着放开，就这样跟那些漂浮在水面、不停颤动的游伴尽情追逐嬉玩。整条河就像一条蛇，一堆碎片——闪闪发光、“哗哗”低唱；不断地打着漩，冒着水泡。鼯鼠恍恍惚惚、出神地遐想着，沿着河边一路小跑，像蹒跚学步的小孩跟在大人身边，为大人讲的故事深深地着迷。最后，他累了，在河边坐下来。流水潺潺向他诉说着一

段世上最美妙的故事，“汨汨”从地心涌出，最终向永不满足的大海倾诉。

他坐在青草丛中，眺望对岸，比水面稍高一点的地方，一个黑洞映入他的眼帘。他做梦般地想着：多好多温暖的住处啊！对于要求不高、喜欢居住在河边的动物来说，这再合适不过了：比河水泛滥时节的水面稍高一点，又远离噪音和灰尘。他出神凝望着黑洞，突然，洞里有什么东西一闪，立刻又不见了。接着又闪亮了一下，像一颗小星星。但洞里不可能有星星，说是萤火虫，又太亮太小了。正当他出神凝望的时候，那东西对他眨了眨眼，原来是一双眼睛！渐渐地，一张小脸长出来，像画框一样罩住了眼睛。

一张棕褐色的小脸，长长的胡须。

一张严肃的圆脸，眼里闪着光——那最初吸引他的闪亮。

匀称的小耳朵，厚厚的、丝般光滑的毛发。

原来是河鼠。

两只动物站起来，互相礼貌地打招呼。

“哈罗！鼩鼠！”河鼠说。

“哈罗！河鼠！”鼩鼠说。

“你想过来吗？”河鼠问。

“哦，谈谈就不错了！”鼩鼠有点生气地说，他对河、河边的生活还不熟悉。

河鼠没说话，他弯下腰，解下一根缆绳，慢慢向身边拉。他轻捷地跳进一条小船里，鼩鼠刚才还没注意到船呢！船身漆成蓝色，里面漆成了白色，大小刚够两只动物乘坐。鼩鼠立刻被小船吸引住了，虽然他还不完全知道船的用途。

河鼠轻巧地摇着桨，轻快地划过来。当鼯鼠小心翼翼地迈步上船时，河鼠伸出前爪：“抓住！”他叫道，“行了！快上！”鼯鼠又惊奇又高兴：自己确确实实、稳稳当当地坐在了一条真正的小船的船尾。

“划船真的很有趣吗？”鼯鼠胆怯地问，他自己也这么想。他仰靠在座位上，打量着坐垫、船桨和桨架，以及一切奇妙的东西，感觉到小船在身下轻轻地摇晃。

“有趣？简直独一无二！”河鼠一边摇着桨，一边一本正经地说，“相信我，年轻的朋友，没有什么——绝对没有什么——能跟坐在船里悠闲地消磨时间相提并论。”他梦呓般地继续说着，“消磨时间——在船上，消磨时间——”

“看前面！河鼠！”鼯鼠突然叫道。

太晚了！小船撞到河岸上，猛地一斜，还沉浸在梦中的快乐水手，仰面摔倒在船里，四脚朝天。

“——在船里——或者在船边，”河鼠继续说着，一边微笑着爬起来，“在不在船里都没关系，这就是魅力！无论你远行还是留下，无论你是到了目的地，还是到了别的地方，或者你从不到别的地方去，你总是忙忙碌碌，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事儿。一件事刚做完，另一件事又来了。如果你喜欢就去做，但最好别做。听我说，如果你今天没什么事的话，我们就在河上漂流、游玩一整天如何？”

鼯鼠开心地摇晃着脚趾，挺起胸膛，满意地舒了一口气，得意扬扬地仰靠在柔软的垫子上：“那一定是美妙的一天！”他说，“我们这就出发吧！”

“等一会儿。”河鼠说，他把缆绳系在码头的铁环上，钻进他的洞里。过了一会儿，他拎着一只大大的柳条篮子摇摇

晃晃地走出来。他把篮子递上船。

“放在你脚边。”他对鼯鼠说，接着他解开缆绳，拿起船桨。

“里面装的什么？”鼯鼠问，他好奇地扭动着身体。

“里面装着冻鸡。”河鼠简短地回答，“还有冻舌头、冻火腿、腌黄瓜、沙拉、法式面包卷、三明治、肉罐头、姜汁啤酒、柠檬汁、苏打水——”

“哦，别说了！别再说了！”鼯鼠忘形地叫起来，“太丰盛了！”

“真的吗？”河鼠一本正经地问，“我平常外出旅行总带这么多东西，可别的动物总是说我吝啬，说我太抠门了。”

鼯鼠一个字也没听进去，他完全沉浸在刚刚开始的新生活中，为河水的粼光、涟漪，为花香、水声、为阳光深深陶醉。他将一只脚伸进水中，作着长长的白日梦。河鼠向来是个善解人意的好伙伴，稳稳地摇着桨，不去打扰他。

“我很喜欢你的衣服，老伙计。”差不多半个小时后他说，“等有了钱，我想买套黑天鹅绒的吸烟服。”

“请原谅，”鼯鼠努力集中起精神，“你一定觉得我很不礼貌，但是眼前的一切对我都太新鲜了，哦——这——就是一条河。”

“是这条河。”河鼠纠正道。

“你真的住在河边？多么快乐的生活！”

“在河边、在河上、在河里，与河在一起，”河鼠说。“河是我的兄弟姐妹，是我的阿姨我的伙伴，河是我吃喝的来源，自然也是我洗东西的地方。对我来说，河就是整个世界，除此我别无他求，河所没有的不值得有，河所不知道的